

追忆

深切怀念我的老师田本相先生

□宋宝珍



田本相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老所长,话剧史论专家,也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个晚辈和学生,我眼里的老师一直都是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他步履生风,精神矍铄,似乎在下一分钟就能冲到我的面前,给我布置新的研究任务,但是这一次老师突然转身而去,撒手人寰。宁隔千山不隔一板,除非在幻想中,在现实里老师永远不会再出现——痛感离别,锥心刺骨。

老师是一个真正有学术理念的人,他把话剧研究进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春节前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谈,我从一个会议上赶到医院,他拖着只有八十几斤的身体,气喘吁吁地跟我谈:话剧史当中的很多问题,还没有深入下去。他惦记着他所主编的话剧艺术学丛书何时出版,甚至于想把学生们奉给他的养命钱,拿出来做出版

费。老师到最后时刻,大概也没有想到生命会结束,他的求生欲望很强,因为在话剧研究方面,他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特别配合地做化疗、放疗,满怀信心地告诉我肿块在缩小,人人都觉得难以咽下的医院的餐食,他也告诉我粥是好喝的。他寄希望于在病床上躺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能起床,疾走在人间,坐到他的电脑前继续工作。从2017年3月发现了肺部病症之后,他不是放弃工作好好休息,而是变本加厉地拼命地做事情,《中国话剧艺术通史》9卷本出版了,《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38卷和《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100卷做完了,他又有了新的规划、新的方案,要研究中国话剧的导演史、表演史。我曾经劝说老师放下执念,岂不知是我没有他那样坚定的信念?他的微信一直都活跃,抒发自己的学术之见,转发别人的戏剧观点,直到2月10号他还发了最后的微信。

老师当过兵,是第一批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他一直以此为自豪,但是从来不提他在中央机要局工作的时候荣立过三等功。他曾经说,如果他写自传,题目就叫《从士兵到教授》,我却以一个晚辈的顽劣戏谑和恶作剧心理,开玩笑地说,干脆就叫《武夫学者》,他也不生气。他确实是把学术上的攻坚克难,当成是军事上的攻城掠地,瞄准目标一个一个地攻克,找准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来话剧研究所工作,在经济大潮席卷下,话剧跌入低谷,偌大个京城,就找不出几个像样的话剧演出。1993年,田老师以坚守阵地、绝不退缩的心态,联合中国剧协、中国话剧协会,举办了93小剧场戏剧展演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没有资金,他就到处化缘,还争取到商业资本的赞助,此间的重重困难,各种烦难,他都设法解决了。这次活动,可以说为当时暮气沉沉的中国话剧界,输送了一缕清新舒畅的气息。

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他以他的战略性思维和文化胸襟,更是自筹资金举办了大陆与港澳台戏剧同仁共同参加的第一届华文戏剧节,不仅有内地剧团的演

出,而且还有内地学者参加的广泛的学术研讨。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大陆戏剧家、学者与港澳台的戏剧家和学者,增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增加了学术互信和交流。自1949年两岸隔绝以后,台湾戏剧第一次登上了共和国的舞台,台湾的戏剧人第一次看到了总政话剧团的演出,闭幕时他们激动地跳到舞台上,对总政话剧团演员说,你们的官兵关系如此亲近如此关爱,我们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撤退台湾了。

老师对大陆与海外、中华与国外戏剧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令人感慨。他厌恶世俗功利的人情交往,主张以坦诚之心以文会友,认为心灵的互动、精神的互通、灵魂的包容才是交友之道。这几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海外的、国外的学人,深情款款地表达他们对老师的感激,还有一些我素未谋面的人,他们说他们是被老师提携、关爱、帮助、指导过的学生和晚辈,在这一刻我才知道,在我这个入门弟子的周围,他有着怎样广大的私淑弟子人群。

老师事业心强,不为杂事分心,不为时潮所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总是骆驼坦步,稳扎稳打。研究曹禺,就从剧本精读、史料收集、作家访谈、细节阐释认真做起,形成一整套研究成果,出版《曹禺传》《曹禺评传》《曹禺访谈录》,还编撰了《曹禺文集》,他跟踪曹禺先生20余年做采访,以致后来有人在采访曹禺先生的时候,曹禺先生会说:你去找田本相吧,我的事情他都了解。老师做郭沫若史剧研究、田汉研究、新时期戏剧研究,都不是一般性地完成一部著作,而是有宏大的学术抱负和高远的学术追求。在学术方面他提出过很多重要的观念,比如,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诗化现实主义、文学史的哲学思考、二度西潮、比较戏剧观念、当代话剧思想的贫乏等,这些观点对于中国话剧研究引向深入,必将产生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

老师一直说他是话剧界的友人,我的理解,是一个研究者应当与他的研究对象保持理性客观的距离,实际上他对很多的话剧艺术家充满了感情上的亲近和理念上的景仰。他跟很多人交往不多,但视为精神上的知己。

2019年3月5日晚8点23分,这是老师离开我们的日子,它像一个铁片划过另一个铁器所发出的刺耳的声音,永远刻在我的心里。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可是,我的春天挽上了泪滴,从此,多了一抹抹不去的忧伤。

摄影:王雨晨

精美展现昭君形象的复杂性

——简评舞剧《昭君出塞》 □王陌潇

“昭君倒是主动请缨了,但原因并非出于民族大义,而是出于‘不得见御,积悲怨’。再比如,我们对于昭君出塞之后生活过得怎么样,似乎并不会关心。王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复嫁其子复株累单于并又生二女,复株累为保其权威杀了昭君与呼韩邪所生的伊屠智伾师。她的人生凄苦,同样需要书写者去关注。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要能够深入到王昭君的内心世界,写出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舞剧《昭君出塞》中,创作者一方面展现了王昭君作为和文化的使者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讲述了作为女性的王昭君的纠结心理。在舞剧的第二幕中,有一个情节是,王昭君在出塞的途中睡着,并梦见与儿时的同伴嬉戏,而又因被匈奴人掠劫的噩梦而惊醒。最初我认为这只是为了谋求古典戏剧的起伏节奏而设计,但现在想来并不是这么简单,从这里可以看出编剧对于王昭君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体的关注。另外,在舞剧最后一幕,编剧仍然交代了昭君再嫁这一细节。这是十分感

人的。因为我们知道,昭君嫁了父子孙三人,这不大符合儒家的伦理,在文艺作品里也没有太多的涉及。因此,这场舞剧在宏大叙事的民族情绪下,仍能让人看见人文的关怀。

在艺术上,创作者在舞美、服装、舞蹈、音乐等方面都非常考究。全剧精巧的编排、演员精湛的舞技、简约大气的舞台装置以及饱含民族色彩和情感的配乐完美融合,使观众不仅能清晰掌握故事脉络,更沉醉于艺术美感之中。

首先,舞台美术方面简约大气,色彩鲜明而不耀眼,每个场景一般会将灯光和舞台布景的颜色控制在一个色调和范围之内,再辅之以冷暖对比和补色等处理方式,使得感官上相当舒适。而舞台布景也很简约,多次用到汉代画像砖的图像作为背景,古典庄严而又不显得刻意。

其次,服装道具繁简得当,雅俗共赏。服装设计要服务于舞蹈表演和审美表现的需要。这部剧的服装设计总体来说是十分美观的,没有太过夸张的装饰,也没有

过于花哨的色彩,恰到好处。有人质疑过王昭君在海报上身着红色带帽大氅是否得体。经过简单的查阅,同时根据传统戏剧的服装和绘画的描绘,这种大氅的设计就算不符合历史原貌但也是符合戏剧传统和图像传统的。

第三,整个编排比较古典,也没有过多炫技,收放自如,可谓赏心悦目。中国歌舞剧院的表演团队没有让人失望,这是长久以来的古典舞蹈的传统所打下的良好基础决定的。舞蹈演员们的形象、姿态、力量、柔韧度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高超的水准。有疑虑的点出现在对匈奴人舞蹈的设计上,编排应该借用了很多蒙古舞的元素,放在匈奴人身上有些奇怪。

第四,这次的编曲十分恢弘壮阔。在乐器的选择上比较依赖于弦乐和人声,并添加了一些琵琶和类似于钟的传统乐器,是比较常见的所谓中国风的创作,较为特别的还是大量使用了“簫”、“呼麦”来突出“胡人之风”。总的来说,算得上悦耳动听。

歌剧《呦呦鹿鸣》将开启全国巡演

为满足偏远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对文艺精品、精神文化需求,发挥文艺精品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扶志”“扶智”作用,中国文联“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资助项目歌剧《呦呦鹿鸣》将于4月至5月期间,先后赴浙江余姚梁弄四明山革命老区、江西南昌、贵州黔东南州、辽宁沈阳、吉林延边敦化等地开展巡演活动,通过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歌唱祖国、礼赞英雄,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歌剧《呦呦鹿鸣》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由宁波市演艺集团和宁波交响乐团联合制作演出,讲述的是中国中医药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青蒿素的故事,也是第一次以女科学家为主要人物形象进行的歌剧作品创作,是一部叙事性的民族歌剧,以屠呦呦及家人的内心独白演唱,表达她对事

中国儿艺创排新戏《叶限姑娘》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9年首部小剧场新戏儿童剧《叶限姑娘》日前建组,并将于6月7日端午节上演。该剧根据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中的故事《叶限》改编,该作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关于“灰姑娘”类型童话的完整记录。

如何将这部千年前的童话改编成

适应现代审美的儿童剧,导演毛尔南表示要以传统文化的根基作为契合点,做一次现代化的表达。“《叶限姑娘》是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类型童话的完整记录,而木偶是中国第一批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形式,非物质的结合,既可以挖掘它们的文化内容,又可以探索其现代表达。

业、对爱人、对父亲、对病人,特别是对祖国的情感,生动再现了中国老一代科学家为梦想和真理百折不挠、不懈追求的时代精神。该剧由孟卫东作曲,咏之、郭雪钢编曲,廖向红导演,青年歌唱家吕薇主演屠呦呦,是浙江省第一台原创的民族歌剧。

自2017年5月首演以来,《呦呦鹿鸣》广受赞誉。专家表示,该剧故事讲述非常巧妙,完全不同于一般歌剧的风格,是现实题材和中国民族歌剧创作道路上一个全新的、比较成功的尝试。(徐健)

我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中国儿艺每次创排的新戏都是一次有目的的艺术实践,每一部剧目在其创排的年代都有独特的价值。《叶限姑娘》这部作品如何将古老的故事讲出新意,让传统的艺术形式焕发新的生机,这需要艺术家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余非)

新作点评

《奇怪的狗-TAOTAO》——舞台上跨界融合的重要成果

□林蔚然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资助项目、跨界融合舞台剧《奇怪的狗-TAOTAO》日前进行了第三轮公演。自去年12月7日首演以来,该剧以其敏锐的视角、犀利的笔触、独特的气质和全面创新的视听语言,引起广泛关注。其在文本和舞台呈现方面的诸多实验性探索,对当下舞台剧的创作,无论是题材的全方位拓展,还是风格的立体化导向,亦或是中国当代戏剧的跨界式格局,都有很大的总结空间和思悟价值。

《奇怪的狗-TAOTAO》讲述了一对小夫妻如何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被对方用“爱”驯化为一条狗的荒唐故事。农村出身的高才生陶涛大学毕业时为了能“一步到位”,当机立断地跟相恋四年的女友白洁分手,迎娶了高门第的钱莉莉,“倒插门”入赘钱家,被钱莉莉的父亲钱鹏飞所瞧不起,钱鹏飞所养的狗起名叫淘淘,陶涛在如此环境之下深受煎熬。婚后衣食无忧的生活让陶涛离“幸福”越来越远,丈人钱鹏飞对他呼来唤去,妻子钱莉莉对他轻蔑任性,甚至狗淘淘对他的尊严也是肆意践踏,这一切让陶涛的心理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自强被他的自卑压迫着,因无力与这个家庭对抗,所以演变成人和狗的战争……

很难想象,这部作品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研究生余小卫的处女作,起点可谓相当之高。他把人陶涛和狗淘淘的名字设置成谐音相同,显而易见,人狗TAOTAO是一体两面。他们都在被钱鹏飞所支配,在这个家中,钱鹏飞就是国王,舞台上演员的装扮、语气和神态都显示出人物的傲慢和自信,他手指缝里漏下一点一滴资源就可以让男主人公的事业有所成就,就像狗淘淘从他手中可以吃到东西一样。而钱莉莉也是家中的公主,她没有主见,依靠着父爱所生活。她对于男主人公的境地不抱有同情心,甚至很难体察男主人公所处的境遇。她认为男主人公的所有都是钱家所给的,不再需要再给予他的原生家庭多余的回馈,连去参加陶涛二弟婚礼都不愿意。男主人公陶涛是委曲求全的,但也是有着野心的。他有才华和能力,却被钱鹏飞所蔑视。他想要在钱家人面前证明他是行的,不过钱家并不在乎,他处于从属的位置,并且看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和希望。

男主人公陶涛有着自己的事业,在家庭之外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在家庭之中,由于“入赘”的原因,被一家之主钱鹏飞所轻视。陶涛家外里的地位错位,不但使陶涛本身深受折磨,同时由于被自己放大的自卑和所谓的屈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诸多生理和心理的反应,也让其与钱莉莉的关系日趋紧张。重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把这些不满的情绪发泄到了狗淘淘的身上。而狗淘淘由钱鹏飞所养,它对于陶涛也是轻视的,并且喜欢捉弄陶涛。最终,陶涛怒而打了狗淘淘,狗淘淘则离家而走,再也没有回来。狗淘淘的死,是此剧的转折点,其灵魂“转世”是精彩看点,画龙点睛地显示出这部具有当代寓言气质的黑色心理剧的本质特征,狗淘淘的灵魂在“训导”着陶涛的混沌,陶涛终于回归到应有的自省、自悟和自强。

该剧的荒诞现实主义气质,在当下的舞台剧创作中并不多见,人与偶的无缝对接更是妙趣横生,意味深长。该剧呈现出社会生活中某些画面和现象,这些问题并不是新的,而是从古而有之,只是披上了一层时代外衣。戏剧所呈现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些社会问题是关于个人和家庭的,是关于亲情和爱情的,是关于心灵自由和父权霸权的。从小而见大,显然编剧和导演是有过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耳闻目睹过的。正是主创人员对于社会和人性敏锐的观察,才有了这部剧所呈现出的种种奇思妙想。

导演方毅恒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0级导演系,是“90后”新锐导演中个翘楚。该剧舞台上的表现是出色的,用木偶呈现出木偶和主人公所幻想出的东西,是对剧本进行深入挖掘的结果。木偶的参与推动了剧情发展,是活起来的,并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演员既要饰演剧中人物,又要操纵木偶,这是对演员极大的挑战,更是对于导演在调度和安排上的极大挑战。从舞台呈现看,整个团队出色地完成了,这是跨界融合舞台剧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当然,这只是第一期,期待这出戏在今后的持续创作中能够有良性、健康的延续开拓,进而去开发更多的作品。

目前看来,偶的元素在后半段出现的并不多,虽然这是由于剧情安排而定,仍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偶的表现手段出现,把特点用足。另外,狗淘淘跑出家门,被车撞死的情节,有这样的细节:陶涛把狗淘淘埋,沉重的心跳声夹杂着时钟的滴答声,电话铃声,老丈人要听淘淘的叫声,陶涛手足无措,在老丈人在电话的另一端的再三催促之下,无奈的陶涛对着电话学起了狗叫。这一桥段对阐释主题具有极大作用,而在第三轮演出中没有呈现,略可惜。

总之,《奇怪的狗-TAOTAO》是近年来舞台剧创作的重要收获。它是沉重的,也是励志的;它是焦虑的,也是哲思的。作为一部以话剧为主并融合木偶剧、肢体剧、音乐剧等剧种的现实主义手段所呈现的一台现实主义作品,该剧倡导年轻人要面对现实、剖析自我,遇事从主观上向内寻因,而不是迁怒于客观人事,用智慧去担当才是应有的人生态度。



话剧《连环记》突出人间的烟火气

4月9日至14日,由董勇、夏力新主演,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连环记》在京上演。该剧以土生土长的“50后”老北京人为主角,讲述了京剧龙套演员班德远在城市拆迁大潮中,为了儿子主动从中心老城渐次搬迁至城市外环边缘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与融合,表现了小人物内心的复杂与矛盾,以及从迷茫到获得内心和解的心灵历程。

《连环记》剧本创作历时4年,八易其稿。编剧张瀚伦表示,自己将身作为一名“80后”北京土著居民的人生体验与观察融进了剧本写作中,试图用幽默与不失温暖的外衣包裹起这个讲述小人物悲喜交织的人生命运的故事,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将主人公的回忆与现实勾连交错,在其相互呼应中也有助于创作者更好地寻找并塑造人物的精神世界。该剧舞美设计谭韶远为《连环记》打造了富有涂鸦风格,极具喜剧色彩的舞台艺术空间,景片式、绘景式,甚至是草图式的空间设计使观众可以更为直观的理解剧情,景片的切换设计也可以帮助主人公展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穿梭。该剧导演林熙越表示,《连环记》中没有哗众取宠的故事情节,它关注的房子、亲情以及老年人的爱情等内容,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里面的酸甜苦辣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既突出了人间的烟火气又有不落俗套的质量与趣味。(路斐斐)